國朝奏疏

國朝奏疏卷二十四

蕭山　朱楩　雲士

武備

海防

請移江寧提督駐鎮海口　林德馨
請飭江寧巡撫綱紀海寇　陳　棐
陳海防積弊　蔡行馨
陳靖海三策　姚延啟
請除遷移邊民之令　李之芳
請開臺界之禁　范承謨

請臺灣永歸版圖　施琅

陳沿海要務　李衛

定巡洋會哨之法　喀爾吉善

議寬臺灣客民携眷之禁　吳士功

嚴海口稽查之法　李治運

條陳稽察海洋漁船章程　吳士功

籌巡海防洋事宜　莊有恭

籌巡哨海島事宜　郭世勳

籌海防政海　福寧

籌勦捕洋匪章程　倭什布

請移江寧提督駐鎮海口　順治十五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林德馨謹

為分鎮臣以扼海口移快船以練水師清廣西紅夷流

寇國東南半壁已定

家財賦多取給於江廣吳越而於舟山脈尤關通於京

畿依儀近乃以海上游魂敢於蹂躪內地既不出沒無常

先驚阻商旅繼以海口要害之地無扼之防第一任海

寇出沒而莫之制也為今計者急議移鎮固矣而設

防尤所必須業經科臣建議陳奏見在部議並備艦建

牙臣計日工畢敬為我

皇上

御覽

陳之查照舊例江寧稱為留都設立武擢江文官選之九卿皆按武則而之分兵出勦置有兵馬船隻以討軍實而防匪測誠重之也我

聖為省長方之要議撤兵按乃移擢江於上游業見大平遂致海防於不講沒流賊逆突長驅陷狂逞雖繼小剿未即兩剿傳檄飭師調經字亦刺緩乎並防剿之機權必以壯敵之宿帥舉之旗下恐於水戰未洞再以擢至又恐報長不敢伏見江寧設有提督武臣二員統轄滿漢官兵以防克丟爲效忠於官平日仗馬江干撲禦水路大將之選全在於出且操下兵丁多知水性與夫諳制者

勅操

自蠲

倫綜

據稱有待、何必分防海口以集水寨、況兵船見兵、無恢招募、地皆沉地不謂越庖耳

接經節鎮江商確機宜協同調度至於瓜洲之需、更責令江寧馬快船、而以備進貢時發及敕解儀造之用

今皆存

節、是五年修建、澤泊江濱、且船皆完整、無論挽運器具、無不半備、即一切每年工費、並可不待用手、皆提督兵丁所染後者、計莫便於此矣

之一頌、將瀆河之主見、於此已更有詩焉、根固二山之源、以培樂江口、而久賊去不知、賊未無備、因共仇傳、徒損

國威、

官所令今鎮臂臣選用秘代梧下及智勇能辯之長、長題
光補乘澎出沉畫地分防、然之賞罰之權生涯不敢屬
以國功名於是而有閩人之海勉臣不信矣、

請飭江寧巡撫綱紀海盜 順治十一年

山西道監察御史臣陳棐謹

奏

為封疆仗係誥

飭接

臣心綱紀以收采擒事臣閱邸抄見江寧巡撫周國佐

有微臣剿賊捷報一疏臣自叙將賊擒功繫之海於經

上方接臣前報大義奪賊窠穴方奉

旨

察真偽列臣功之大小有差臣不能無揣也伏希鈞大臣當

一

封疆重任因臣智勇沉毅之才有可之後有忠

補之義不肆雜乃爰擢拔

主之

聚之也使名振一海洋之命耳振敢知師法大砦金山嶴就

澤、不謂小盜、旬數正五夏五、不謂不久一旦飛颺去、憲且包藏禍心、接臣於此、必思往了、竭力防護、則名振之寇、何以再乃猖獗、乃觀接臣疏中有云、大海重洋、茫茫無際、忽彼忽此、賊無定向、以此責臣、是吳地之被寇、而歸咎於海、豈可歸咎於閩哉、臣窮嗟接臣不性於海、死往之責、豈於死後來之接矣、若而校我、夫海之無涯、我門美地、北至山洋、南抵百里、近內北洋、沙石等淺、沙嘴舟、彼無所用、雖攻我、亦無所用、雖守、雖淺入之路、必由海口、而海口有數、設汛設防、以考責成、此寇從閩之海口入、考成閩之去疆重臣、寇從浙之海口入、考成浙之去疆重臣、

皇上

公冠實法蘇拉門戶失守流寓因地以臣身膏藥拉
城之寄而不任其責然將誰為先注之國已莫及而從
冠之入托使英有將帶之地以任者疆場一誤何堪再誤乎
今名振全軍以高歌散而敗之秋不可儻迹道路奏
如計謀全翼後多則耳目重第一踵至以拉臣必白為
范之已先為言之矣封疆後何忍教仗毛
嚴飭該拉於未雨之時預為綢繆之計使咽喉重地不致
擾乱而結天下於磐石之安未雨綢繆其基

陳海防積弊 順治十六年

福建漳州府海防同知臣蔡乃藻謹

為

奏

請陳

言仰祈

睿鑒以除弊害以固治本事臣忝東壁儒、蒙休

皇恩、授臣海防任已以來歷有三載、海防臣工三役凡關利弊

莫敢不竭力以赴、國恢

皇恩於萬一焉

君門

甚遠、臣言甚微、迄有百姓疾苦、方以官吏力救拯為恨、

況臣代親未富、菜食

上諭

許本小勢臣直隸地方利弊生平載所所正徵臣給國訪
命之日也臣至淳言淳至淳言淳海情形揣摩已熟見
閱之確義知而不言是之負
負殘赤之仍賴有此一反也伍蒙
不以臣言為乖叛民水火所謂民為邦本固邦寧何意
淳賊花為赤子淳黎不即登毒毒也所有偉汉之歌為我
陳之
望上
一
弁兵之下寨宜禁也凡援剿投誠諸兵馬雲屯於淳陳
米谷炭鉄蒜芋苟取因軍中所免需而凡借軍需為名
以私圖射利之不少臣每見弁兵扮私思下寨便或多

銀錢買而寨堡長畏威而少敢之陰或止均半候寨堡長上石敢至而萎貨還邦之擁精兵馬兵陰差撥屋長之費更所計兵奉他刀棍勾引沉兵挾讐扶怨捏造風聲款目遂拉捆入營飛刑嚇詐更有負冤奔訴或不受拘喚或扣留問責有司受之凌辱人犯被之擾亟許為此類不可枚舉在自改性行

度勅主客營收止許修理兵馬剿禦賊寇凡民間互官惡能有司支公所有買賣貨值俱出要所價值銀支官官發知之發寨堡長寨堡長置貨徵知之官徵官支發收收支官知示之一舉革之勞但使兵民各得擾

皇恩

一

敬遵

之害、凡有一弁員兵卒、扶私眷入寨僅比、社百姓協擒
解送到衙門會審定罪、
遍被於海邊而無一夫之不獲矣、
據剿之兵馬宜分迎、
設兵、原以衛百姓城池、能設堡汛四百姓以衛兵迎、
海澄、漳浦、雲霄、詔安、皆一帆可至、倘我兵急宜星
羅棋列於海岸、能夕枕戈以待、衛突未有易挽於百
和之堡內、俟堡報之死亡、而後出兵以應之也、況扼去甘遮
兵出而賊已滿寨、兵到而賊登船、更有會議遲延而賊
已入營拔矣、甚有百姓擄去於海岸哭泣望堡汛報生畏

避之兵反堅閉城門而示納賊狀焚掠及城下而我之數輕
生一詩何也司令以及陳湖州之兵及抵誠諸兵皆夜宿
要駐劄城中以備居中調度接應但不宜兵民雜處
便宜中左右王孫援剿各兵必就溪之石美塘岩而修整
駐紮兵以扼賊船之首衝於此沿塘與浦地方之翔山
法華元錢南奥猶曰一水之隔可至於浮宮方面之東南
以及鎮海衛伊澤橋舊鎮杜岙竹叉皆屬活孫我兵
馬所能及於損為事置而不顧況鎮海城民現生猶
不宜分一隊兵以禁之要害乎至於雲霄乃浮浦沿
海而知之咽喉也查雲霄一鎮不過土兵之數百步兵

能拒蜂擁之海賊、若一有可、咽喉幾絕、故沿海一帶、
有舊城寨可駐兵防、急宜以王師之威、度地之險、
剛柔相濟、若或百里一大寨、或五里一小寨、定都守手
把若干員、分各一汛地以防之、遠近連絡、聲息長援、擊
尾首應擊首尾應擊中、防首尾俱應、使賊不敢登岸
而內窺、所謂禦賊於門戶、不禦賊於堂奧也、兵免撤
營於沿海各城中、徒提夫強買竹木、那知石晨之不擊
國、深民不實之不為集矣
水師舊制官餉也、法未設一水師、以防海而法設一海防
者之猶手蓋軍也、查舊制海防衛門、一千者

欽領

閩防一類春秋二時李海道詳按院委江尼營兵之弱
虛實抵未之有無冒濫并夫之深最吳否修墩城設
之堅班修復皆以最切上目以整飭本閩防事經水
師之在船皆落腹而雷同矣為七之計莫若急
照舊制尼廣海務水師官兵海防皆呼吸相應指臂
互使調度兵弁分防出要害處佈擺操兵不日狗
情投健出於沿海一帶每有傳骨冒勢猖獗主張場有以
鑄決但知抽稅肥家不顧通海犯逆或通一六二七三八等
墩號刻未否蔴幾嘗西等物參不畢集有發各營洋
盜異易揚帆而去此指洋之尤甚而有自不敢問食兵之敵

勢也自今以後九近海通舟之處場毋論福興泉漳之要、理
應一律防守、凡有拓開墾地、即主置產典租、以此餘地
流少而海寇之咽喉自絕、故責水師以專緝捕海洋為生國
海賊之名在也、
義役之積弊宜清也、自西者協海司餉下須、知大兵軍
需糧草、以致挨班兵馬之支役、自必取給於協案保舉
牲用以各派之中下三等理勢使也、今查漳郡凡協案保
中仲移衙役百姓、擾害良民、和衷不能、視歷西產之全憑
吏胥派役、皆有以上作中、以中作下、故猶曰保官生百姓也、
吏有私利受賄、以下作中、以中作上、是巧主名色以上作

上

上、竟使百姓窮而無告、或扣庫而完官、或書寨而私
逋、甚有日金而匿塞不收、更有鄉紳挾勢、豪奪而不
敢收、使流民旅戶、獨苦千告、以致拖欠不均、人民逃徙
且若單戶、果一錢入手、接稅抵償、科索百端、或因一派十、或
扣乾隆、私仍揑造、民欠而吞食石斗、費去名之費、反多於
正供、自全以往、惟祈
申飭、嘗接大臣、委覈正印、多設通行、禁示、尼橋塞僅
中兩石之人、出戶計丁、出田計粒、之多寡、並某戶業畝、
某戶業商、以分市米之輕重、攢造冊、或仍出偽書
名例、造收上冊、石米、皆差為段移、毋論鄉紳、

与百姓俸米者、米者吏士皆隨狗私比許回塞屢民拾取造首、
拘以逃
罷米有回私狗情面不力為民法鞭扑累加如之庶殘黎
之殘喘少延嘉投之恩以活矣
閑者之荒田宜收也者佃之田惟閑稻多食者而計之忘
下數年畝自兵荒之後佃多死亡間有三四百畝之人見
佃去而者有荒田而粮在也臣為見知良僅科比征拘係
敲撲而粮仍逋欠必收查明季有的田六分之元佃四分收佃
之首若不拘院面引至案而中寢焉今茶仍做前议許
孫孝佐自在四分為契佃之法自收事之最苦於佃之

為本、另備造一冊招募有力之閒墾、免其初年糧粒、粒
牛種、次年酌納若干石為租、以充兵餉、一如租種官
田之例、其田佔占帖照永遠管業、以勝佔、或有投誠之兵
願墾荒田者、亦如前法給佔帖、令其永遠歸農、仍備
戶籍造冊、如官田之家、甲冊中責令該里長收租、仍有
稽查出入不許多作抵為、如生理之充久、別投誠之用、裏
湖數、貿佔之積累湖窩、燒荒之荒田湖、契兵馬之粮
餉湖、拔并兩者協濟之餉、兩所減此一舉而數善備似
可免舉而力窮之也、至于民田之荒者、為計而治湖
法亦為尤多、何也、民能日就死亡、而逃海而未歸也、急宜

如度形勢一、清查就近佐領官之援兵畧足敵以自膳、仍以本隊之長條覈薊遼兵無補于生靈之兵而減輸運經費之若、正示賊以且戰且守且耕有如無軍之難撼有如戚帥之屯田兵有固志民無二心矣若支斟酌撫苗背撫院因詳臣自有因時置宜調劑如成之法在不敢預撰也

軍防之間置宜倣如二廠官員轉若之寄則二關官員間冷之員免無軍兩官員長亦免志設經有撫而實兩之百重承、月於十二年遣定遼將軍毛文龍將五萬投附兵馬雲屯極目某烟以築城閘設運漕備船產接濟

招流亡、項至閱劍之時、所倍多端、需人料理、今已三年、時光
成平、苟能廣材、不難立攝、計減一百之冗費、以補於軍
需、況福興系之遠近、兩地、而軍防出師之屈、乃鄰省之
倣而倣乃也、

衛所之征粮、屯糧也、法未妥、惜石性之武弁、宜能
富於古手、僅一任征比之粮、不省於產之山甲、衛差、猶
當作好、表裏分肥、而歷年不拖、此者之氏、稍有才力
任之、敢樸、竭力苦求、不顧民命之難、堪往往者之
逃、亡、打沿已久、民苦告告、佞日、旧併有司、軍民、咸稱
利便、但和良、業有銷合之作、恐能冗而難法、莫若旧併

清軍之間歷、始責成有司力令衛守備手從其事而
裁去裁之官不可裁者仍令附城守備鎮標下、弛考官
差、凡地方兵丁、以上七款、皆地方實在情形、臣見問免
碍、不敢壅於
俯允
署鑒施行

上諭
皇上

陳靖海王策　順治十六年

工科都給事臣姚延啓謹

奏

為請沛恩澤以收人心以賞罰以甫振志奏數勸以振

軍聲事竊見島嶼小醜輒敢乘虛突犯深入內地

皇上

情丹檄之長技乘風濤之便利投弓狂逞然而逆雖

窠穴勢不能久飽掠思飛冤情悔怨此正天亡之日也我

宵旰

特遣禁旅指授方畧天戈所向自當殲滅無遺臣義憤

所觸殫心籌畫仰佐

皇上

憂惟

留意焉何謂沛恩澤以收人一曰優逋負

皇上

御極以來、洽仁覃澤、久已淪肌浹髓、四海歸心、矣迨若
因度支告匱、情屢鈔粮、第年積逋欠數十餘萬、有司
畏於考成、督責追呼、不遺餘力、甚至有民間新完而若
以拖舊、妻孥鬻子、充完不能結局者、貧民庶黎仰
天而敲樸徒頃、若逋未清、清逋又積、有日日死無生之
望、為民者喪生之心、窮於仰恩、乞卓生之無著於
國帑、而實足以歛怨、何必寬舊征新、大帝
皇上特恩、
浩蕩之恩也、至曾任賊之支尤望
早蠲積逋、以宏軫恤之仁、若夠殘破之餘、又苦追呼、若必
戶口逃亡、窮民皆化為賊盜、生所失望、特區區積逋

皇上

而已我一日寬脅從

代天除民淮北赤子自海道來兵以來治沿海郡知要

淮寇患使防守將弁各有司官若能併力同心何難擒殺

固守安民必須平日不能先為預圖有司平日素無善政愛

養一旦寇至手足忙亂無里甸保勇拏文武將吏先已解

体投戈滿城百姓誰肯寒心喪膽吕謂先為地方為此

須有司能守而不執之民潛通賊寇奏城謀叛此皆罪

不可赦必至以為首為從之人照正典刑以儆將來為文武

官員不能倡率士民先無固志固而百姓惶懼開門納

寇者此皆罪在弁有司不能挽責小民以失守之罪也都

恐大兵到日玉石俱焚、豈不分別逆順、玉民必遭屠戮、伏願
皇上推天地覆載之仁、哀憐小民、晉賊驅迫、勉強從順、寘
九死心
特勅
皇上
大將軍指揮分別逆順、勿濫及無辜、以昭
好生之德、如數百年生靈、孰不感泣歡呼、共祝萬年長
道之長耶、若一誅戮、遠近聞之、必皆抵掌惕息、逃
賊到、愈加奮勇、獸駭鳥竄之使、教矣、夫此係道寬嚴
二者、雖屬盡出迂闊之論、然人心恐固、賊勢必不至要
迎寘抵牽之先者、所冤之罪、何謂昭賞罰、圖
平志白刃主劵、將使之冒死衝鋒、外寇雲集、於責至

登陴誓守此宜以信賞必罰激發忠義之氣失守者未
罰而敵怪者未必賞將士等沮喪恇怯不振為逼賊至
斬卒畏風先逃直民醜類倡款內外之皆接印者之大
帥也用兵之時而以使宜法令有功人員宜主乃疑叛不
拘文武生員及主簿倍仲必有能保守一城一郡及殺
賊破敵自效者生員百姓即與優錄主簿倍仲即加
陞擢處素山林者即為舉用如犯罪革降者即以備洗
雪舊名顯名以死勤王者事人經恤仍採其子孫往不感
激自勵矣乎倡逆近賊及為賊通條罪未助粮者主乃
歸殺此此刻示去成城三軍用命自然勇氣百倍我守

皆有所恃矣、何謂戾鼓勵以振軍勢、殺滅海盜之
練水師、以備戰艦、昔漢武帝作樓船池以習水戰、今
採舟法、使船如使馬、而民亦以習勝、今濱江沿海之民、習於
舟檝、出沒不乏人、或微寒所迫、販鹽乃坦、亡命於波
濤之中、亦加招徠、以為戍用、而艦戰純大於為水船之
山比為多船、及八槳船、工費法繁、如搜括舊史所載、而長金
兩籍、為謂水師宜例
京師民之例、有能捐資招募、精於水戰百人以上者、准
觀試之技藝、充為運樹、如擅跳梁、來時梁洞、即與
話授職、之有能能家輸例數千金、及數百金不吝、助運

船艦費用、亦為分別敘錄、或犯罪流徒以下、亦令贖助
免助罪、必保本身所犯的量減減、免死者多而家屬
遂生出、未能免乎秦義、不妨意乎詩篇以示
法外之思、也見水岸精甲、踴躍成羣、艨艟巨艦、指
揮四方、而然投旗紛沓、揚帆等至矣、以上數款、或為根
本之謀、或資義守之備、仅見七日人心不固、中志毒厲
軍紀怯懦、臣蒙
皇上
秦卷有年、恐不能荷戈執殳、効死乃間、敢瀝芹野
之忠、仰贊
廟謨之一隅、伏望

皇上
鑒宥採擇

請陳遷移遠民之令 順治十八年

浙廣道監察御史臣李之芳疏

為冒死陳乞

恤民瘼以固

家事、山海賊何代之、但當制御有方、使民獲寧宇、

來閩者、

朝、遷民避賊、是之遷民之勢、亦可比之都為

下陳之

聖朝

仁政、以保民為本、若民歸心、以鞏納為先、五者治海一策、

遣逆葉書、亦代付派、鞏納聖民、此是拒順民之大端、而

詔諭

天

命

浙西憐悯者也、皇恵移粟、孟子短之以圭訓、民之今
欲使五者沿海逆民、所謂不西者一也、昔日將敗不備、逆閩
犯闕、北京淪沒、我
無仁義之師、福陵逆党、移民水火、是以車士歸心、滿清
一家、乞中左弾丸之地、石里西討、遠遁以避、
朝倫統領、所謂西者二也、鄭成功江南大敗、勝破心驚、
今已遠遁臺灣、所有修葺或拔或剃、呼吸可定、況沿
海皆是赤子、一旦遷之、恐雁無巢、宅家廬宇、或沒而
遠去、此歸彼、是以民不敢所謂西者三也、周成王之嘗
遷頑民於洛邑、西周以強秦之政、序序以教育

之使生民知礼義而無異念心於遷沿海一帶當日出示
諭限數日放兵一到遂去田宅撤家產別墳墓離鄉土
生是委民於溝壑也為民父母豈忍為是所謂示而
者留江南落土一去留田不滿三畝一家聚食者捕史
買販以補不足
須下於酌給田宅安插移民之無所指定者令有司
置惟催耕日促使民而遷貧者不足數日粮富者心怨
數月餘通變內地無家可依無粮可食饑寒迫而奸
邪生不為海寇即為山賊一去指年四方響應生靈
之禍所謂示而出無也鄭成功當年於接時不海濱之

方、註防、安武、長、厲、註、生、選、擇、稅、賦、爲、籌、軍、國、之、用、

於、納、東、西、二、洋、船、餉、數、等、物、所、以、爲、不、可、七、五、者、之、民、沿

海、已、在、生、中、者、之、不、田、者、捕、魚、民、只、於、爲、以、遷、移、

能、使、賊、自、斃、乎、是、賊、未、必、能、爲、殲、滅、未、必、能、爲、降、服、而

家、先、棄、五、省、之、土、地、人、民、所、謂、而、者、也、江、南、魚、蝦、爲

富、強、之、資、沿、海、一、帶、魚、蝦、之、利、何、止、數、十、等、土、產、之、物、反、後

生、利、況、乃、日、用、之、需、蝦、魚、五、谷、之、輔、百、魚、蝦、物、日、富

且、土、產、年、年、餘、京、送、此、而、止、所、謂、而、生、之、地、支、郡、知、內

地、之、類、遠、者、以、捍、衛、之、役、

走、設、之、畧、爲、郡、知、蔭、蔭、而、以、衛、民、今、兵、不、可、實、沿、海、民

遷生民移居內地劉賊長驅直抵城邑生靈塗炭不必令守內地之兵撥一半守邊界謂所聯絡鄉民以相助戰守使賊無敢駐視邊界如是內地免守所謂不可者也

蓋道者不為除地遠處撥一邊之權豪有性逆於反賊者一不問問誰之咎臣本出逆冒昧上訴稍有滿足之命若死石縛或以臣言為可採始臣死榮於生佑以臣為無用雖臣不死亦何益於國伏望

領陳遷移之令下哀痛之

詔使民需

恩惠

國
享長寧臣不勝悚惶待
命之至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題

請開產累之禁 康熙十一年

福建巡撫臣范承謨謹

為請開產累之禁 酌遷民 以荒拓捕以裕兵餉而

安民業 而恢復古之時勢者 蓋必有賢人臣之深謀

有經必有權 其苦眞苦 告難之前 以起倉卒 切閩俗種場

之 有斟酌權宜 而通時變 以防其枝枝引伸之流 以

疏於 而忽於未然也 臣就閩省 目前情形 為我

皇上陳之 閩人活計 船耕 漁 一自遷累以來 田荒廢二

年餘 頃 蠲減正供 仍計有二十餘萬之多 以致賦稅日缺

用不足 而沿海產舍 畝畝化為阡陌 老幼[illegible]

國

皇上

溝洫逃亡四方者不計其數所餘丁遺無業之民無生
可樂顛沛流離至此已極迨來人心皇皇未復日貴於
不安挽救饑寒交迫而盜心生矣保甲常為良民所苦
倘心海界之堅正等民難生之會而民地仍以產業為
累雖云展界墾田實不及十分之一且產界離海者
遠多半業為盜藪倘如復為民業如需招墾遠徙而
此皆遷民流前飄流思返者不肯為紅毛為多以常業
謀生有活計而自所反已之任即釘蔴油鐵丝細布等
皆將商巨賈擁豪土棍有力者之所容窮民之無此資本
倘由而清如需迫近沿海難免寇艘侵掠之虞賊黨登

岸之變不足數所修皆海潮湧入之小港時潮時退不能行
泊或設防兵守禦要害分屯之每隊二兵設立水師
原為抵抗岩疆事有專門戶而守事與之程日久多
弊之時海外不免窺伺伏乞
皇上
奏
乞臣相度形勢應仍舊者依舊防備應更張者
請更張務使防禦不日嚴備無以粗疏之憂與協濟
遂越之患兵無術民之不失所生擇分為內地要意
從來富國強兵莫有過於漁塩之利閉自禁海以來
利孔塞是以兵窮民困目下事莫不協之際進呼
雖恢糧餉仍復兵之授食之需引饋協濟各省變

支添兵丁索餉、如能反經協濟事、七惟有清四米
錢取魚多餘、令漁船沿邊採捕、每十錢聯為甲、行
以稽查逐生之法、遇開港之時、止許隨帶乾粮、不許多
携米石等物、令就近將領乘防海兵巡哨、皆押漁錢
船出港歸、仍四條甲次序、淺泊內港、聚集一處、以便稽
查、令採捕之魚、十取二、以充餉課、此項料粮、或借借
遷民、如有盈餘、或存貯備修船隻、一舉而數善備
焉、可有而已、臣即相度施設、如不可行、決不敢貽邊疆
之患、此兵餉稍裕
用足墾田、聚而流離輯、僅科徵而人民安矣

請留臺灣永歸版圖 康熙二十二年

靖海將軍臣施　琅謹

題

為恭陳臺灣棄留之利害仰祈

睿鑒

敕奪事竊臺灣地方東連吳会南接粵嶠延袤數千里山川峻峭港道紆回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隔離海洋一大屏水路三天條遥查明季設水師標於金門所生汛至澎湖而止水道之有七天條遥臺灣一地原為外化土番居處未入版圖於是時中國之民潛至生聚於斯間者已不下數萬人鄭芝龍為海寇時以為巢穴及崇禎元年鄭芝龍就撫收此稅與紅毛為互市之所紅毛遂

聯絡土番、接納內地人民、改隸海外之國、漸作逆志、至順治十八年、為海逆鄭成功所踞、糾集亡命、扶誘土番、蓄毒海邦、窺伺南北、侵犯江浙、估及七和克塽、六十餘年、無時不虞

臣等

討、沃壤之地、但見野沃土膏、物產利傳、禾粟並盛、魚鹽滋生、滿山皆產茂林、遍麓多栽修竹、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向之所少者布帛耳、若能不停盛生、經後不乏、且船帆四達、絲綿麻玉、內地所絕稀產、俗雜杜絕、實肥饒之區、險阻之域、

宸裁、

旨征

天威、
聖法、
命此
皇上

逆孽乃一旦淨
恢
初土復
誠天以未開之方輿資
天南之保障、永絕邊海之禍患、若人力所能改教、夫地方免
入版圖、土番人民均屬赤子、善後之計、尤宜周詳、此地
荒蕪、頗堪置度外、如台灣人民稠密、戶口
繁息、農工商賈、各遂生生、乃從來沃土重產、生業
流離、疾苦堪憐、況以有限之船隻、無窮
之民、久閱數年、難以招致、使沒儀不靖、苟且塞責、

知該地山窮谷窮伏潛匿、實無有徒、和日土番洋而
嘯聚、倭以內地之逃軍閑民、為內奸踞險作党為業造
舟製軍器、剽掠海濱、此所謂藉兵寇而齎盜粮
國昭往鑑者乎也、此原為紅毛住夷、奸商不法誕貪
之乘、必陳以國、為紅毛所有、彼性狡黠、所到之處
善能鼓惑人心、亦有夷板解夷、特圍陸大淺來海
分所不敵、未有土地、而以托足、為奸倭所藉以此地數千
里之膏腴、沒附依泊、必倡合黨、影響窺伺、邊疆內
庭、乃種禍根、來沿海沿者、勢必難保、安寧、彼所復勤
所遠征、而涉大洋、汪洋不測、恐未必再見成效、此倭寇

澎湖而棄臺灣、名澎湖孤懸海中、土地卑薄、界於臺灣、遥隔金廈、實不受制於彼、而能一舉而收我、是守臺灣、即因澎湖地處臺灣一守、臺之沿海水師、汛防嚴密、各和精銳、聲援相通、互援互救、寧息兇苦、即逆時以負抗逆、詳者以臺灣為巢穴、以澎湖為門戶、四通八達、潛移緩虐、任其所以我之師船、往來有阻、今地方兇若我以主之官兵、星羅棋布、風順順和、片帆可至、雖有奸宄、不敢復發、臣業於部臣蘇、接臣金鋐、合議之中、部臣接臣來簡、地方當未敢進決、臣閱歷周詳、不敢遽議輕棄、伏思

皇上
建極以來
仁
風遐暢
威
灵遠振四海賓貢萬國咸寧日月所照霜露所隊
凡有血氣莫不臣服以所方拓之土美雜設守以萬乘
南之薄於海氣无訪內地港設之支兵而陸續減
減以之分防臺灣澎湖二處臺灣設總兵一員水
師副將一員陸師參將二員兵八千名澎湖設水師副
將一員兵二千名通共計兵一萬名足以固守又每年
挑撥之兵防守總兵副將參遊等員空以三年或二
年輪升內地毋使久任永為成例至我

皇上

優爵重祿推心置腹亦必并誰不勉勵効忠然當此地方新
開屯斌粮餉殊宜蠲免現有一年兵食權以全給二年以
開徵而以佐需抑且寄兵於農而以清田畝屬資內地之
轉輸也蓋等天下之形勢必求善全產清一地雖處外
島實同畿甸之要害勿謂徙地耕種猶可少資兵食因而
議留而為不毛荒壤必藉內地輸運之勞之手它不可棄
惟去留之際利害俱關仍敢知而不言以我
兵力比於前代更為強盛當時考諸大臣參佐國運敵
失之討賊狂非目前苟安為計若遷五省邊民以避寇患
致賊勢愈張而生民顛沛流離石城延禍至今重遠

朝

朝
廷宵旰之憂臣仰荷
皇恩高厚行年七十有餘衰老侵尋類實抄錄書面要審該地
情形不敢不言臣今日知而不言至日後來為一消蓮難圖者地
皇上責臣以緘默之罪臣又安所自逃故言此地方前平定計去留
莫敢擅成承臣思事之必確成大禍留之誠永固邊圉因
会议之際臣謹謹之極道雖表之辭左部臣按臣臣曰所
未任又不能陳述之情形是以臣於会議時疏之外不避冒
渎以生利害自以詳細陳保可與
敬
逆寇重大棄留出自
朝
外產灣地圖一張附進

御覽、

皇上

睿鑒施行、

據係陳處灣地主苗子宣、貼芙蓉表、伏乞

陳沿海要務 雍正年

總督浙江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管巡按臣李衛謹

為蒙恩沿海地方應行要務以期身任事實凡有關民生者隨時密訪次第舉行查浙省鄞縣之大嵩十二十三都國民田數萬畝被潮十餘里止嵩港一條日久淺內少支河以蓄淡水外多堤堰以禦鹹潮雨少即憂旱乾潮大又防侵灌十載之中多半歉收上年偶災公罹生患倍於他地方皆者勘蓄於大嵩港口建築石壩使潮水不致內灌但嵩港河閘潴洩通匯大碶於玉華園止水後支河於通塗之樣山所等處建石閘六座築土堰一條列蓄

浚有資旱潦無患不但內地民田變荒瘠為膏腴而
沿海十餘里塗田工竣之後初年即經植柿花二三年間
即栽插禾稻一勞永逸實為萬世之利又聽沿海知縣吳岱
大邱二鄉俱係內地平坦之田方廣約數十餘里中間四者
大閘為上游積水宣洩之計閘下有浦通流入海今已圮廢
以致雨時菜蕩等處無處置放畫夜耕即內地多田亦有水旱之
虞蓋孔浦口築堰內河修閘之初地形不達碍堰勢而將
田畝歲收豐收菜蕩等處但可成熟此三處實皆大有益
於地方係工費多需銀萬有土夫是以遲延難行歷年
此事有利於國計民生之事自當設法興舉之查有上年

旨批

四川買田米石平糶價銀除歸還原款外尚餘銀一萬七千
餘兩經臣咨部在庫留充公用又臣前次奏明墊發內務
府備造生銀二萬一千餘兩原留以經費等項之
用今因土塘工估計不及萬金費尚有餘如應請
此二項內撥用一款成此美舉工完核實題銷倘確有餘
剩即動用本年丹山遷臺閘後所中曉土閘田甚多亦新
開之玉環山和芳陵前收經界丈量隱佃今雖陸續
首出尚恐未盡之處仰祈收留妻黃協同地方官查文清
理至於沿海偏遠私米任令已屢行禁止之處仰訪察有
有應須變通防範之處名物之黃嚴太平二鎮素稱產米

之鄉、私運出往、多於此地矯異、前於因黃巖地方廣闊、
故割出鄉都、分設臨海太平二縣、彼時地界犬牙相錯、遂
將黃岩知東門十里之外、由牧就至家五柵、浦海門一帶地
方、皆歸臨海管轄、而實外向海門離黃岩法場止四十里、海
道止六十里、離臨海尚有一百二三十里、不甘自苦、私好往
多於此處生販生黃岩經近、而地方文武不能推
諉、即有拏獲、亦遠解臨海、法近案時、生臨海離府遠
轉、而報長官、繁雜、臣見係各州府協合同查勘
確議、撥歸臨黃二縣所轄、遠近不均之處、酌量畫界、
定、使界址聯絡、責成自者、不等偷運之弊、而士民完

松能以之無舍近就遠之難再海門居係衝所設苟延制
從兵扼扼海口民況經挑黃岩此地名名恢芳所兩岸對峙
中隔桃江寬廣十里自黃岩至名那先由此江撥渡名縣令
米向御給於黃右二和義禁氏載米渡江名那民有鄭
之苦經由江入海作帆必飛以十里江面之寬又係急流接
經瞭望稍有不及即被偷越出口名雖兩岸設立哨墩查用
望風徹記投驛探查而出能序舟係伍稱雷俊雅及他
因皆係陸風至名水所坐船者以巡查是名銅製雜除臣
撥到此處兩岸皆係設水所船隻令兵往來巡查名處為
用密以上各條臣往早為籌畫原以俟八月間巡查海

旨、一

奉上

況時、祝釐再加勸勵、舉合巡期去歲、決不使因循稽悞、

若此一面附摺奏明請

面次第妥心籌理外者、亦令合同大理寺卿、且往往酌議

者、自当彼此会商、妥一以期仰副

慎重邊疆之至意焉

奏

諸定巡洋會哨之法 乾隆十五年

閩浙總督臣喀尔吉善謹

為諸定巡洋会哨之法以稽勤惰而重海防事和四閩浙兩省海洋綿亘數千里北抵江省南接粵洋產衝直達西南外番陀西時東洋各島屬洋西險遠番夷錯外洋賈船占內地商漁依傍往來任洋浩瀚之中汛守防護所不能及惟藉巡哨巡使打探蹤跡窺伺商賈方獲出海事而巡哨之實力哨巡官尤藉從巡大員稽查若稍懈弛即於洋面實有稗益臣蒙

聖思

簡畀閩浙封疆、附之以便請海洋為急務、為吉水師、然
而輪值巡洋之期、更切嚴防、務令往來海面、搜緝盜畏
洋面、時派出備弁巡查南北兩洋、察核勤惰、先日就兩省
巡洋官兵、嚴查往來洋面情形、詳覈之跟蹤會哨
查實、因而隨時主法市未閩洋、巡查酌地以程、益實
者、敢為我

皇上

陳之、查洋定例、每年二月初旨起、至九月底止、然臣異
定例、稽海面係巡、各營巡防、仍令上下接界、係
巡分巡及兵指定會哨、會哨是係巡會哨一法、能相聯係
和接、實可稽覈、勤惰之查、鎮臣雖有係巡之責、石亞以

巡洋限期、会哨雖有指定界址、未定有查驗章程、現
在各船巡洋查驗出巡之期、或疎或密、巡歷
洋面、或近或遠、毫無一定、更或因循玩忽、不能久歷
外洋、出巡未久、隨即回轉、甚至於所有定例巡洋、三
船因修水陸操練、巡期雖以函歷、無定不時、和名出洋、更
無一定程限、總巡官出洋、皆藉口少分巡哨偏千總
懈弛偷安、勢所不免、即使操練、星夜出洋巡哨、或停泊
近岸、或寄於港澳、是否出洋梭巡、遊巡范各稽考
至於文員會哨、惟憑一紙、於文內寫於何處會哨、無
由征驗、洋匪窺伺、巡歷稍疏、垂涎剽刦、居害商旅、殊

非慎重海防之道、臣查鎮海縣、自從巡洋面、近在不過數百里遠之石塘、已有出巡、亦有撥巡、計所八閩月為期甚久、應請定以每月和5搭寄從巡官兵會哨一次、至定海縣、月分上汛先巡北洋、後巡南洋、到下汛先巡南洋、後巡北洋、此將省定海鎮先巡北洋、與江南崇明鎮會哨於大羊山、後赴南洋、5黃岩鎮會哨於石浦洋、黃岩鎮仍先巡南洋、5溫州鎮會哨於四角山、後赴北洋、定海鎮會哨於石浦洋、溫州鎮仍先巡北洋、5黃巖鎮會哨於四角山、後赴南洋、5閩省海壇鎮會哨於南澳、海壇鎮則先巡南洋、5金門鎮會哨於門樓、後赴北洋、5

温州鎮会哨於南閩金門鎮分先巡北洋与海壇鎮会
哨於門樹及洋岐赴南洋北南澳鎮会哨於將軍澳
並步餘勝遥相先後分上下兩鎮哨所不敢以懈而免
守系敢延之責惜臣於鎮左会哨月分先遣於
下员弁齎持令箭往赴会哨為與古系先後兩鎮会
齎兩具印会牌文以為征驗仍令各鎮將應巡洋兩分
巡官分巡信汛兵船逐一查点分別勤惰技實兩枝皆
臣標枝經充委官分巡營兵会哨地界更原近後上
下洋面石出數百里雇防空以一月会哨一次二四徒巡会
哨之法上巡先北段南下巡先南段北定所於分界為與

会哨、乞令徐巡撫、派船差弁齎令前往
会哨、支所苦斋、必俟兩汛兵船到齊、取具鈐記押結通
报、始速送不到、揭报参究、如此三次限期、实力督巡、不特
巡洋官弁偏劳規避、有可稽查、即臣有不实力督巡
处所、会哨失一任责、亦以規避巡洋条文、兜符徐巡、
威仪、亦以会哨之实效、似於防守洋之道、不参补益
闽省查衛水师、与内地陽城垂洋、向係係剛相係巡越
宁分巡、应请仍照舊例、以臣因与闽防垂務、与福建
水师提臣、性天駿、浙江提臣、譚巧義、往返商妥、見相同
詳情、摺具查、伏乞

皇上
聖鑒初議施行、再四閩浙兩省、臣係巡視海防所
會晤之江南廣東二省洋面与閩浙連界處處一
定議之事、

議寬臺灣客民攜眷之禁 乾隆二十五年

福建巡撫臣吳士功謹

奏請廣臺民攜眷之

恩例、

聖鑒事、竊惟我

朝

德威遠敷、海內外、共沐

恩膏、於臺灣府屬一廳四縣、版圖、將及百年、

○聖祖

仁皇帝、

世宗憲

皇帝、登我

皇上
聖鑒
奏

臣聞久成樂土居民地者、但係閩粵省濱海州縣之民、
於農時往耕西成四籍、遂以海為衢、一澤不能撇移、
後住生業者、多為淺土瘠土、不能棄其田園、又不能撇移
眷屬、另覓業如恐流移害任、并住廣東梅臣鄂尔達
已有奏明地方許其佃種撥養人產、係甲者良人
人有定家之繫累、流生念切、自然不願為盜、更令有自
善接濟之路、感激奮興、安生樂業、後經議以乃至棄嗣
於乾隆四年前背臣都玉麟以保甲民產之撥取、即
屬可以遵延、亦屬多裁、詳定於乾隆五年停止佃種、

後於乾隆五年巡視臺灣給予中式舉人
以內地民人或因臺地親年衰老從來倖產或因內地孤
獨無依從來就養無妻例有明禁例因甘蹈偷渡之禁
而有家所牽絆必期設至外洋地面荒島流移到臺住
家營生荒島人烟絕無生計饑寒俄而泅山上溺死者
命夫婦沒服因得結與之親所有亡身之子孫仍准撤
春經部議仁該督接准定議前督臣馬奏奏令
議具題俱准所奏十二年春督臣喀爾吉善以前奏
未定年限恐滋奸弊請定限一年之後不准偷渡
偷止以來迄今十有餘年民有渡臺民人禁絕往來

撇移、現在居民已逾數十家、其父母妻子之身居四地者、四後不少、向之孑身逃難者、今以聖恩田畝呈供伏仰矣、向之重繼無不者、今已少壯成立置有田產矣、義孝之兩歸、如父母生之孫、義置父母妻子於不能更孤人情所有、故于里會父母、感妻子、要回完聚之隱衷、實有不能自已、以期迫于釋善、甘受行船之苦、冒陰偷渡、百辭叢生、伏查乾隆十七年、在在處處知知魯易移墓作產情弊、如去紀云、內寄民在產處居生者、數十年、父母妻子、倍仰之資、急於赴產就養、故於北倚紫塵、賄船戶、偷冒水手、陸路、用小魚船、夜載出

私上大船、拉產後有漁船乘夜接戰、名曰灌水、汛任吳
產、好船四徒問遠、因刑苦眾、而杖逐回籍之民、家
產拋棄、器物一空、多有無所歸、而水積匯用
溢漏之船、收載數百人、搶入艙中、收艙蓋嚴、不使上
下、乘黑夜出洋、值風濤、悉入魚腹、比到岸、恐人知覺、
遂有內山、極趨離船、名曰拔生、沙山數日、距岸甚遠、
以玉帛、全身陷入泥淖中、名曰種、或漁添之泄隨
添隨溺、名曰餌魚、窮民迫於饑寒、因因行險、相率陷
阱、言之痛心、臣思窮民之被害、好船之肆惡、平言鑒
之西接、以乾隆九年迴產、給日中六十七名原案、小謀

而合、該知魯晉楊、名在奏洋、見閔自確、載之邑志、
采考訪紀、臣一載以來、留心察訪、實屬確有之、故卒
未有因陷溺而告發者、係由上江浮巨浸、人跡罕到之地、
被害者已沒於波濤、侥免者之緣自干禁令、莫敢想
訴、故偷盜雖嚴、而偷渡多橫肆、臣與督臣俱令先設
查拏、或偷渡未成、而被獲、或出港遁飛、而逃回、計自乾
隆二十三年十二月起、至五年、共拏獲
偷渡民人二十五案、老幼男婦、共百五十名、內溺斃三十
四人、中條任、地方官利逆回原籍、中已任養、先者如
此、中私自逃者、在海洋被害者、尚不知凡幾、伏念內外民人、

朝

均屬

逆者子而之主產為匪生養生更身之至親義為人子良民死已報官主業有父母妻子之係無有仰給育之辛勤自知顧惜家身各思保聚此法若皆推行臣所以意有作四概者之法也及事准行通令產之後之事有主產者口法暴生之主產民錢主若仍有

[illegible]

雖以所民之俗法政令主產者因霸逆旅常情內顧之憂主藉此帳望天涯不免向隅之泣以故內地老幼男婦皆稱無依之人近於就養竟至鋌而走險畢命溝壑無所以何傳

皇上
恩治
聖主
宸衷
聖主
初衷

好天之德一視之仁也臣受
至身任海疆仍見
愛養黎元未思一夫不得其所若之深切全計久遠
者無微不至然若百姓民猶屋
注臣思沿海居民概看百船自己而好船之偷渡
貼害之家實有事而真陷於
之前者令在仰
宣議嗣後陸內地不准業之民及並無業之民
一切出海仍遵例不許之處有犯即行查出回外
中土產有業之民若祖父母父母妻男子女子孫

女及同胞兄弟、主因地主許先赴產地該管廳衙報明、將本
籍住支、登春口姓氏年歲、開造清冊、移明因地原籍
查對相符、震出之日准報明該管道官給與憑照、
回原籍、樹接產業、因地居住、別產業探親相伴完聚
者、即免回內地該管衙門報明造冊、移明產地確查隨
到、再由督撫給照、產仍責成廈門海防兩同知、并守
汛武官、凡遇產業失均係縣官人員相符、方准放
行、若出所該管官查看議妥、汛口文武失察拘隱、俾
分別處分、其夏月無業之民、並無親屬可依、實係
貧戶、包揽僱資安、仍出份房證、查再遇民產案

倘波、雖由奸徒之引誘、亦由彼處地方官平素失於化導、稽查所致、嗣後海口查獲、無論倘波男婦、解回本籍、有接人數之多寡、將原藉州縣官分別議處、庶使官吏知所儆戒、民人循法之徒、不敢僥倖險免、受奸徒之煽惑、而地方官能實心教化、勤加化導、先使禁止令行、好民有別、後有法民之美、防範既備、似與產地之防民生、均有裨益、而我

皇上浩蕩洋溢中外、與民義之合宜、光大同生、恩澤無疆矣、

嚴海口稽查之法　乾隆二十五年

浙江按察司革職留任臣李治運謹

為請嚴海口稽查之法以清盜源事竊思浙省濱面海江南福建連界往來千里船多西通惟遠方貿易諸船到口稽查難密稽查之條附近貧民揚帆出洋易藏奸宄中者劉綱偷魚大者刦財掠貨雖有防汛官弁巡哨而立而左顧撥到之案嘉黃岡閩備查多變破案獲犯仰係沿海窮民充當船戶水手多生潛資糧回送駕或挑山推採或泊水舒錢綜跡威脅等結係正生之省累逃多口定份元送船長水船戶姓名籍

貫儲燒船底板生涯海估多出其門船戶水手人等詳注
姓名年籍凡所通番處有出洋駕駛到日即時呈報方
得移文注冊不用密印此物茲乎呈報內有
無漏過粮食米石硝磺等類移來所生西洋入
而於各船之貨物資財有無來歷一切查明通用印
採買之徒包裝異貨出海之輩遂擁厚資苟所
至之處稍能檢對即伊等通情之弊注詩嚴防遠
省有事商船仍照舊編理無庸另查外給凡附近出
洋船隻於領照時務必作何生業切實詳注於到日
上解時令稽查官員即照所載貨物逐一查驗凡照

內所造、不復有此貨物者、即交地方官嚴加拘究、即使
來歷有因、亦免浮登搶篙、各支值有失、免即開具
失事關係名口、及日所貨物、搶奪和似、旬月之間
獲取、即好收鮮一業、有牲網下釣之分、釣船每網有慣
者人之網、若於出海捕魚、名曰釣魚、所有之網、定知有
取他漁魚船而有細貨、進船而有鮮貨、更屬顯而易
見、近日平洲和破獲洋盜、行舟被劫一案、盜犯再
甘平名、但係洋江盜、當之船、黃嚴、甚棕、遊擊黃天球
破獲江者洋盜、掏淺被獲一案、盜犯林炳、古數名、俱
係閩省捕魚之船、所有閩來貨物、并皆盈千累百之

本寫徒為目一行有此、覓條跡踪、實由於此、全系目上
洋行照會注於前、到日隨貨核對於後、仍後抵隨從
左右指數之間、於有著為定例、通行情道、廣東洋
洋洒撿之集、漸可有清矣、

條陳稽察海洋魚船章程 乾隆二十五年

福建巡撫臣吳士功謹

奏

為恭酌例案、立法稽察漁船、以為商旅、以靖海疆、仰祈

聖鑒事、竊思濱海之民、漁船出海、近者洋程、窮者商民之實、必須藉以為船、實力整頓、編排互結、書號帆樯、稽查出入、不許藉名漁船出外為匪、臣於今春出巡洋泉沿海地方、周行察視、得悉海上情形、與可通商和藹、商妥籌議、前來臣逐詳細確議、恭酌舊時成例、確拟現在情形、將應行查稽事宜、敬分條為我

皇上陳之

漁船應取船主澳甲保結、以清源所也、查船上水手多係貧窮、而船主者多殷實、所雇能水之輩、亦雜賭船主之耳目、令嗣後漁船赴知縣及商船改換魚船時、先由船主取具扶隣澳甲保結、然後令船主憑雇駕船水能、開用年籍、出具名水手不敢為匪切結、送知核准、開列人數、並所十船連環互結存案、於事後查名之前、移知各汛口查拏、查詰於所、如年籍不符、並係頂名冒名、即拏究、倘出洋擅自一船為匪、餘船連坐、餘船能將為匪船戶首捕到官者、免其坐罪、如船主及原保結澳甲不早首扶拏、一併處重、俾船主人等、知所警惕、不敢容

產匯人、平有的船伙与伯姊平之子性祝友代駕出海、至
取代駕出海族傳甘佑、令船赴地官主杖之案、平船中
害用舵水、從責成本船之主、覓產佑根、俾有主責、
源於一時、為患之風可見、
漁船出口、應照例不過、應責漁船主查拏、查漁船赴
海者採捕者多出、本有定例、責成以主者、或赴知挨
伙牌四、酌裁譯送、於三月中旬、四月下旬出口、至五月
七月回棹、免遇于九月間出口、於年底回棹、但而未回、
亦當未定查拏之例、因沿海遊道生涯、政法為端、漁船回
棹、能有先後不同、而駕住採捕、多屬連雖而出、平未

回各船何處逗遛、速雖必知、在責令澳甲船主而首先進口之海船、查明出回船數、現在何處、因何未回、自乃家代保保、估面所不及、即令知地方及移查沿海汛營、押令回籍、估澳甲船主、面所不行查案、致洋流為匪、倘將澳甲船主分別治罪、業係汛不依、訊明放估釋放、十有八船主本澳拏捕、即歸、澳許澳甲即乃每次逗則倘治澳甲、眾劃往返、各有定例、稽查嚴密、

漁船携帶傳物、應如稽查、以防夷匪、查海船原止拏捕魚鮮、船比經商貿易、向無限例、實情以及走

方貨物、即或偶有未回、亦應令赴買貨之地方汛口、詳明係單、以便沿海巡邏官弁及守口員弁查驗、如等外多等多、伏移知查明來歷、倘沿海哨船、及汛員查驗不實、或受賄徇縱、一經發覺、即行參處、

商漁船隻、應於帆樯大處名號、使好良易別也、查它倘福建有商漁船隻、及大艇、用保油漆、於船頭兩列字號、用紅油漆字號、巡閱海乘沿海一帶各處、自擊查漁船帆樯顏色、黑白不一、而字之大小有無各異一定、臣奏以為帆樯書號、在所海上往來一目瞭然、便船隻名、無所隱匿、即有所顧忌、不敢公然為匪、應請飭

帆檣號號字色不必拘定如帆檣之字色青黑則書於
字如帆檣黃白色其印書黑字務依船照所號之號
書稽建者某州某縣漁船戶某人或商船主某
人字樣於船檣兩般大書治刻每字長闊一尺帆上每
字長闊二尺漆以黑白顏色飾以桐油如至可耐久如
日久模糊即須新書寫油飾務令遠望醒然俾出海
洋口查驗船長文憑上衙門及出洋兵師便於稽
查如無字號而船照不符此立即拘究係賊船即
行擒捕毋使免脫如船長所到之處妄論閒者分省
俱有文武官員無憑匪船無從混跡即或巧辯擒拏

皇上

而事之又能懇記帆樯安樣、振宦追摘、海洋雖大、將匪
安度托足矣、以上四條、謹參稽舊例、後確據情形
悉酌商、所於法得簡易、不恢而實效可為保
海洋寧謐、以仰副我
陛下垂念之意、

籌巡防海洋事宜 乾隆三十年

兩江總督臣高晉江蘇巡撫臣莊有恭謹

為遵

旨籌

奏

將巡防海洋事宜、詳加妥籌以資備請事、臣等有

茶寓洋盜藝大等定擬具

奏一案前督臣尹繼善等將遵辦緣由會摺奏

聞、

旨如何嚴立章程、督屬巡防搜緝、不致日久視為具文、及

沿海某處地方、如藝大等刻期數命、果無閒見之大

憑、分別支應行步、何指守派巡、以重責成、以資查察、

妥為防緝行事、遵志、籌辦妥協、其授該員遵辦結

皇上 奏

一

接准咨行內閣抄出、據地方情形議覆前來、臣尹繼善等會同核定、臣高晉在任、臣莊有恭等、遵旨核除南滙一裝、兩位水師、改設陸路、令在原設舊額數內、酌留數字、另行開營制汛、臣等會同提臣弁四商定另摺具

外、所有酌定事程、現在事行條例、有應加變通之處、敬謹

一一陳之

一、商漁船隻、依出口例、宜加變通、以杜弊竇也、查例載商漁船隻、出船時呈報州縣查驗、漁戶赴里長請

保結、方准成造、完日報官、祝禱給照、開駕出船、去年

貌籍貫初出口時必于汛口掛號出口呈驗注日月蓋印放
行回籍時仍於本籍印放交送出口呈驗逗遛者治罪務必
請之法犯之國法嚴密出洋之船惟商船南收粵閩浙江
北收山東直隸錦盖等處通行往回速之半年所
僱用舵水人等更換先少且多挾有官本盖之本船
為匪之根查歷來擒到之案俱係採捕漁船而商船
或二三月一出或百數十年生船舵水人等類皆係附
雇充役汛信長短工價對不能住年年者在船今責令
船主於成造完日扣及稅務時將在船人手統籍貫開
明給與勝證發交印領開報毋多不實若易一舵水即令

年隨時呈報、又恐鹽瑞雜行、往往需索、是以告發無由查拏、而多人皆不得、而賄放偷渡之弊、結因之以起、所有漁船能水人等、並堪用之又幾因變役、雇佃、隨商船例、要定例、由本船能水人等、並堪信執照外、漁船止用船主姓名籍貫及作何生業、開堪用之四至、由船甲字號、於大小桅篷及船旁大書、出刻、例於出舊役多留、餘俟告竣、即責成守口員弁、將扶漁船所注何處、作何生業、並左船能水年貌、的實姓名籍貫、逐一查驗、入出蓋印戳放行、并由所驗人數出船、辦落過有一船為匪、即查船主年貌籍貫、堪由拘獲、而稽此出船

匪人刻將地方柔弱查填不實刻將守口之員矣并希圖
此外別藉理名漁船給照不自為設
稽查出入官吏成責海關各口地查例載船隻出洋稅關
衙門先發各地方印照給牌有商給者之四地方
官例設委員設立稅關匪船出口經由該關
稽查之責況海洋為匪皆係漁船漁船出口經由該關
換票進口之船該關徵稅本關員役未能盤詰偷放
匪船疑竇之船惟是該關委員役以為稅
課之外征收之責故或漁船而載有商貨或餘船反掌有
誅之外征收之責故或漁船而載有商貨或餘船反掌有
隱貨皆不加究詰以致漁奸夤緣藉庇海關所有口岸地

一切倒換照示查驗人數登船開駛印發放行若遇口
岸稽查詰問責成該委員吏役查驗如有人照不
符船貨互異即送地方官審究如失於覺察匪船闖
入需索偽冒何吏只將有委員者即將該委員照盤查不
實例議責參委員者即將該吏役責革仍酌加罰
治罪如此嚴稽查要為嚴密於法道實多稱善
閩口委員吏役人等藉端刁難需索仍乃不別參究
外洋失守因先十余年間以杜推諉以省竊思也者洋失守
如內洋者可其山某河可指日某在外洋不見何河所者
一定疆界亦指面惟海舟以六十里為一更計自某支故

洋行至被刻变所的有里数若干、它若何的和尝讯所
辖洋面乃地方官泥於它例、迳有报失、必第因马主闻
行鄰分尝和它於会勘、以致千里遠奇、守衛羅坦、
失物多多、寧甘隐忍、不报的警大事内行疏於防守、马主
船多名马主者多报案、戰業之由、且洋面责任勘它例
承辦之责、当责所但、张行遲延、延致盜逸、賠清、難於
捕获、臣艾壹州和洋面、向系和商公事和计有里数
若干、各堂久已会有定图、应即咨会洋面图开、
四餘責、瀕海州和、並迳部存案、飭反内洋失马、仍照旧
例文武第因马主会勘、如外洋失马、责马主於随风

飄泊進口之夷、若用船水、赴所在文武衙門呈
報、但向隔別詢問、由伺夷放洋、行至被劫處、伺有里
數遠近、即將該夷呈閱報贓物報單、令該夷印戳、
該文武即查四洋國、它為何物、知照沉所轄伺有規
避夷分、至相誘命指使夷主捏報他界、故查出即予
嚴參、該文武查明洋界、一面飛閱所轄物知、會查差
保、呈夷主即予釋寧、各案未蒙勘、至於洋板貿易
衙門、各論內外洋生夷、俟以夷主板到三日內、呈文地
逾以便接報、令行沿海各口稅務、統等至相稽核、
有貨物相符、即可知貨船抵伺夷進口、船主伺夷

稽查關口之吏役必於文檄未到之先能查出匪船拏獲定
報者并劃出例議敘或役勾留過期加責必有文檄能指名
隱匿不查出處稽延至地方官盜犯拏獲方知其先已過關
不敢支分此則衙門簡捷不敢藉累遠商而查拏迅
速賊盜亦可無從漏矣
船戶之禁宜分別定例以稽盜源也查例載富民誘引自
造商船租與他人及租之者俱各杖一百枷號三個月發黥
刺為民罰俸一年此蓋指造者為匪故而言又吏部
通禁貿易例內有船主主雇而船戶出資者亦為匪
船主之禁宜條項別為匪并令船主作保出具甘文交查

名業鹽船、無不出於租賃、非船主知情分贓者、應照
主窩藏例分別治罪外、民船除枷杖之外、別無他例可
援、不足以示儆戒、嗣後租船為匪、船主即不知情、亦應請
亦照失事連坐從擬濱外洋係保結之人、杖一百徒三年
例、設以杖徒、船隻入官充賞、民告發之地方官、並請照原
例加倍設處、如船主實有可據、不能執自出洋、則令執原押
篤出洋者、許赴地方官呈明、取結用執原開號、入照方許
出洋、如未呈明、即以違例論罪、庶、謀利之徒、不敢輕于
租賃、而將匪之無從憑冒矣、以上數條、臣等悉心商之
籌核、務取可行、切實不為虛文、該得商要、不漏報

旨著

蔣傳由淮金門著指具

奏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

訓示

擢而於整備巡防之法更加嚴密合將道

籌巡哨海盜事宜 乾隆五十七年

廣東巡撫臣 郭世勳 謹

奏為確查洶洋海盜情形並籌加巡哨事宜仰祈

聖訓事竊臣福康安具奏查海盜房窩事內請旨遂溪縣屬之洶洋海盜孤峙外洋易藏奸宄請酌撥守備千總外委等員弁兵三百名移駐該處以資巡守庶

題 題

海疆無恙汛防戰船等項俟准部覆另行

咨移理合注明在案今勘估核議具

奏內多生業者任皆臣福康安會同臣孔毓珣

道臣知詳加查勘其廣東省洶洋孤峙海中地雖

諭旨

題

至雷州府洋面、而寧台雷瓊廣三郡洋面之間、距海安海口就門各港口二三百里不等、因地形險僻、洋面間有潛赴沒取淺水、悍匪船隻、多在此處移駐、并兵船不能泊近、且西裁橋迫擒、於洋面形勢、實屬扼要、但移駐之地、安海道盤踞、番民周岳方面一帶、水道遠、義倉不生、糧日漸仍多、數時、是有福康安至粵、面商接議、變通道方和查勘、安海地情形、市廛、所業設市、周詳會臣駐查、惟形勢方妥善、四至辦理、福康安欽奉進京、瀕行、臣再加確勘、務期周匝、分別具

不必以原奏移駐至先、稍在遲延、臣署督篆、又復查

檄催勘、差撥雷擄、結蓋倉庫、雷擄道命、建垣、雷州府知府
馬清、前署遂溪知縣孫樹彩、先後見在、圍繞四面、
所有颶風猛烈、飛沙走石、極難抵禦、沿海民人、潛赴樵
採、零星搭蓋草寮、易被風暴撼拔、今已建蓋兵房、
防護風雹撼雜、倘任久長、四面俱係礁石、隨潮伏現、
沖洗、又復冲刷無定、不但一遇暴風、難能維繫、
潮退後之時、尖礁鱗列、停泊上多窒礙、而淡水又止有一
處、海程深細、不足供多人合用、中雖有可墾地土、開田
刈除草蔸、只可種植稻粮、水田須建築基塹、以禦風潮
墾築均需日時、又兵丁生徒防守、即需運米接濟、查海陸

阻、輸載珠黃國泰、該員又不產竹木麥及兵生芋草、
此又各口資炭糞、察我情形、接宴每處、并偽國手
假苗來、臣恐該酋道苗以口間劍、心在畏難、或地方保
查、將草率、又復遞行申論、情考與國、該員情形、實任
此、仰思
家設兵置訊、主手用地物、互於采國沿地方、學耕田畝、互耕
採、漢水、互作汲用、我船停於漢泊、礮產訊防、各處風吹
利、船此處、此三芝、添設兵防、全作勢信壯、可使黃鎮工
鉅、亡者接宴、言詩、動
箱理、不敢妄在節者、稍可用循、古任福京、與臣歷決防查、

該處實經經兵防守、即未保固有旨奏經幸福、以故將來
黎附始快恬之條設兵防雜居雜行、而巡哨亦加周密、
乾隆三十一年、前督臣楊廷璋查勘圖倫情形、以設汛未
保、責成該員、分派各營、及附近就門協、每月會事兵船赴
圖倫巡哨、先經咨部、迨乃至案、保前議並未定空巡兵額
數、備弁之未有責成、各協營視同虛行、巡防疎懈、
必經處之臣所量情形、圖倫毋庸專設防汛、添置兵額、
查派各營、額設兵八百二十六名、就門協額設兵八百九十六名、
數抽撥、防循巡福康安原奏、撥兵三百名之數、即於海防
就門兩協營中、每營撥派兵一百五十名、每月責成就

門協副將、海壇鎮總兵、給令千總外委在一處、帶兵先行五名、駕駕哨船、會剿圍洲、核實況兵具情、解衙通報、下月仍由各協營先期撥派、文書出巡、並令各該副將、總兵嚴密搜查、收獲盜亞多名、即

諭令別升責、如或行伍偷安、或有失誤、或盜亞松懈、圍洲潛行、悍船沒出、即將責駕之兵弁、及該管副將、總兵、併令別參責、其圍洲東南斜陽一帶、與圍洲相去僅三四十里、一俟責令各弁兵、帶節巡查、防範慎密、如此給令駐兵設汛之外、而有偷盜出洋之實、稱理似屬用力、但因海疆指揮陸路、查決緩急、必須有確見、是以稱理指

聖祖

遵是否妙好、仰祈

御示

籌海防政治 乾隆五十九年

山東巡撫臣福寧跪

奏

為查閱登萊青一帶口舊料收貯處所並就現在情形

酌籌核實辦理以期益臻穩妥謹具奏請

伏祈

皇上

睿訓指示遵行謹具

摺具

奏

並移咨於查閱營伍之便順道查看海疆

聖明

批諭

訓勉

諄諄者微不足用臣自省愚拙先經考驗無為業務實屬

各郡、登武縣之方原、查閱營伍、順道確勘各海口、目擊情
形、參以傳訪、並與該文武等悉衷籌商、務以為善求妥協、
查沿海一帶、南至江南交界之鷹遊山、北至珠隍城島、
接壤天津海道三千七百餘里、東省所轄之處、如登萊膠
州、即墨文登等縣、分設都司副將參將等員專轄海汛、
登州郡城、即係總兵駐劄、又有水師三營分設遊擊守
備三員、戰船各四號循環駐泊、各營稽水汛、星羅棋布、
惟詢問得宜、查之均有扶舁之處、實難久遠、遂循現在與皆
足數、軍械器具亦仍完整、數目可以有備無患、惟有應
為一事、前因遠來船隻停泊事

旨飭

查任藏於江南以應否添建礮臺撥汛咨詢該督撫臣於
任段接藏程警河營稍作撥防添建礮臺一座酌撥
弁兵一員弟兵二千名擇善防守並需添建營房等項
臣祝往閱看該島距鎮州城東北六里延袤十餘里
並無陸道必經之地向來二切商船皆往天津關東貿易
間有偶泊島避風者亦因風水順利即經由大洋行走多
係夷船雲集於此島亦無抵禦之區若遽行添建
礮臺抽撥弁兵常年駐守似覺空設況該島距鎮甚
近倘遇隨時指揮巡防無庸增設礮臺移駐營兵徒
多靡費惟仿傳礮臺抵遲礮手傳造教船酌添哨船

苦心現已表心等語、為恢加理、查永濟口舊設礮臺共二十九座、均能依港陸要、布置周密、臣細加籌勘、所有寬假法並收炮軍大及撥兵守護之責、志遠為恢此四牌炮之處、查口岸狹口二處礮臺、有兩完固、平能之處、因閱年久遠、多有坍塌、即應及時葺治、前任蘭司江蘭

按藏拉任內、曾有礮臺坍塌、

活動項修理、共估需銀六千餘兩、臣按節覆估、所有應

修礮臺共需銀三千六百餘兩、現在飭司照例造冊到

日、另行

估、一面飭婦料物、次第修築礮臺、一律整齊、以壯邊防、

海塘汛兵之外如已補地方官隨時拔補參決動項少經
又查敵台一項向未保造隨留為以備弱兵丁充數5錢
買之建有號房官不自住請仍將備留心撥給兵5
器留石坡有名參實又查東省戰船係東省水師官員
委為責成有戰船船四長並一說閱殊欠堅利若異船
須四一船之力務期完整經固方可代備捕而耐風濤七細
加修葺雖為參倫減和尅情弊但向至大修及打造之
年均歸海防同知一手經辦而船工如遇需料物須赴江
浙採購所有船之正帳船兩之每時候垂昂將不敷用至
承修之員未免涉於遲延且同知係佐貳微員之雜

任此勇務、應請將閩浙之例改歸登萊青道經管、將同
水師營的備詳情、籌理、現所有主、現發艇船、即交道收
齡、妥速籌加、以杏責成、未可例俟未數之效、臣5回道
自行酌相、以期一律堅實、又查東省商船向於二月間陸
續地風、十旬十月至次年二月、陸不駕駛出洋、此數月內商
船出事、往來多多、迎哨查拏、臣面詢沿海各官、
和沿江水力稍弱、船多筆差、雖以防弱、中年日船多出內
出、沿海官弁收宋、查拏內續被搶劫、而內
新雇使用之人、查所查出、仍與洋盜勾結、
又經隨時迎哨、如多年十月至次年二月、竟多迎哨出洋、

是諸將領盜務(偷)諸者之周密、彥詰多汛添建山哨船隻所需工料等項、即於現在節省修葺撥汛船兩動支造報此項船隻免專俱令在洋梭巡聯望、而所用力、平稱仍令長查察盜匪、並一舉兩得、以期上行美而名副、一面具一面即次第將理、出洋備、必俟新式出洋、5年長之不准溢年支數、以及定保甲稽查之法、條寫規句、俾之勝采、故實心將理、海洋自可蕩清矣、

籌剿洋匪章程 嘉慶九年

兩廣總督臣倭什布廣東巡撫臣孫玉庭跪

奏為酌議籌辦洋匪章程恭摺具

奏恭

仰祈

聖鑒事竊思粵東剿捕事宜臣等俯察情形現有左列數

端理之妥先陳於恭摺

硃諭

摺內所陳平內司之志心妥議另行奏請

訓示

在案臣等伏查粵東十府三州幅幀遼闊毛中廣西

衡肇高雷廉七府俱係濱海之區瓊州孤懸海中係

廣東伏波道管東西作至三十餘里東西閩省勝驛

西與越南接壤、形勢險要、廣遠甲於他省、自古迄今
無不以防海捕盜為要務、溯查乾隆五十四年以前沿
海窮島貧民、什往往糾伙、向劫商船、無弁大幫能
踪、敢與官兵抗拒、迨至南阮光平以子有國、懷以恭
順為能、招集內地亡命、給與礮火米粮器械船隻、俾出
沒粵洋西岸、劫掠盜匪、出有經年累月之粮、但有清
饒寫板之不、糾集日多、勢遂甚盛、自為南蠻船而
來也、一由白龍尾及大嶴等處、係白龍尾附近江洋、
乎清饒之所也、一由順化港而來、由洋面繞順化港為
南蠻官兵門戶、富春乎國都也、此兩處皆船駛入粵

洋船百餘、印數十餘、皆由浙江至直隸福建浙江及皆能
接戰、仍由西船駛入江坪窩寨、俘逆雖有剿捕、
不過陸路、水師全用米艇船兵、東西擊擊、
有擒獲、無能多剿力敵、而浙江口岸村莊、亦被以英場
此數十年來海疆戰及官兵至今尚擊賊之情形也
今自院光瀛先回之後、行蕩院福陸既知大義驅逐
汗逆、吉日之為舊院句值寄留北乙被英夷、修光
則仍駐回四保、復留伊值、出沒為汗、該逆等遂
缺粮、退回又安巢穴、城市主粤東洋面逆夷回到、
帶水師兵船常川在海緝捕、逆船站脚不住、又安逆船食

呈示駕船義、於於所在淺處、潛行駛入登岸劫掠村莊、及
兵分別勢等、合力殺此賊徒、往來間任意、並船已揚帆
而逸、此近日燒船搶殺、不時潛劫村莊、官兵大勢
在洋、雖然防守之情形也、查蓋海捕盜原各一定之
規、就日所當情而論、以千百多寡之法、久作海洋未報之
法、又不能退入越南、陸地岸劫掠之外、別無生計、查東來
自東至西、沿海礮臺一百座、設兵少止三千七百餘名、
而水師出海官兵、僅等有數千人、在船更不便更番替
換、又不能堅戍海防、而有在洋主岸、洋捕防守之責、必須
平日裏面、妥密規劃、務為使勇而我逸、自能使逆而我勞、

方可保靖海陽、勇陳光祖、於五萬司度度長官邱隆
著東北來道美俊、乃召有確後採訪輿論、各爾將
素膽舉數條、敬為我
陳之、
正德村莊、百姓論各話堡城以防賊寇、賊情盜之法
本作以利於我、本作以利於賊、現生各物亟好、或數萬
或數千數、使本官呼喚、有法出力之而窺伺圖利、而
得居民一村、或數十家、或數百家、陸陸續續、即擄男
婦財物、跟踪追逐、凡擄不及之物、盡焚為灰燼、是村
無術護、請各處樓堡亟乘之以防此、度法於各處如

沿海村莊勸諭居民、挑濠築壘、設堡城、上建樓、置鈍
鼓、守之有法、建設堡城者、各令設主堡樓、每日由村中派
出子弟更番瞭望、如見有盜匪、即鳴鈍集眾、
本村之民、與鄰村之民內自為聲援、盜匪自遠而來、
圍不敢有恃恒性者、遠者宜與盜匪、築堡建樓、
一切任費、合同村之民、富出財資、貧出力者、
成仲者、值可乘之時、有需用器械、設法置備、以此彼
相信、教者之成、與一村以一家千百村以一村而守堡
勢成矣、
近海無業游民、應編查分別出經、以絕盜匪之窩藏、

查通省海岸三千餘里，凡有港汊，即有村落，距海遠近不等，海盜潛藏其間，不敢輕易入港，因有村落奸民為之嚮導，或代消贓物，或替偷船水，或輕出村民熟識之家，引盜入村，以分贓盜去，而人不能追問，此皆暗盜最為可惡，應請令各官物知申嚴海防條例之法，每戶給一門牌，每十戶設一牌頭，每十牌設甲長，里長千設一總巡，其內村少戶稀，不成牌甲者，附在別村，案為牌甲，統如總巡，查理凡有外來流棍，奸地奸民，必為防護盜引盜分評總巡牌甲，聯名保結，本地方官嚴飭捕役，一經審出，即分別眾名重輕，隨附條例，不妨甘系獲盜

貴西、攻擊日時、約十二村內之匪、即將一帶上之盜、捕拏殺

為有神、

艇船船艦在所係舊制也查粵東水師各營額設艇

船船艦共八十五隻在內各口岸水面查閘錢有礮臺閘錢

但在海防下礮力可以及遠不能出洋此艇船船艦所兵

駕礮以為守禦之計者二它之礮臺即有一定之艇船

名為戰船實為水師其人創制是有益文事後更供奇猶

臣吉慶因艇船重笨不能追殲

所多是艇船船四十七隻以來能改補仍出海捕盜伏年間

在內打造所須未能式樣打造而實屬不能船艦遂

則汛守官、於口岸甚有間隙、且都定成式事行日久、
旦夕怠惰、理合多設、擬應請查照現在所拔補船隻、
來歸各令速回原汛防守、如未打造、仍按船隻成式打
造、則汛守必效力官兵、不實利禦矣、
水師應抽勇營弟兄、查面有先民、備造出艇、及撥拔船
隻、共一百十三隻、數年來陸續損失、現在九十數
內係孤門、崖州、海口、暗沙、南澳、海口、達濠、甘棠
原係未艇、在程南境防守外、又給予二隻、作為拖帶及
左翼、碣石兩鎮、若領出海、新勢不易、如此無益、地勢散
漫、情形多歧、而兵船互合不便、分以大隊之兵、嘯作窩之

賊我東復西往、和左、怀老力疲、不能自奮、至夜斬船數艘、
抵安鎮、以收突敵、查得門右鳥東海道之中、東西兩路
有事、中枢時方教吳、方詩、兵船陸拔補、船多寡、
守防原設防守、並查得口所、此有事船備禦之要、
移此內擬守外、使彼俱不得伯、門以內之遠地方、
何處有當、隨伯、緩急、兵丁赴補、此船數不敢、隨
時留量、係在、莊堡、回、此抵禦、弟、猶、兵船、不敢、
事在、克、怀、廉、伯、住、步、者、堡、於、補、務、緩、為、有、裨、
慰、船、數、仍、留、舊、定、事、經、加、程、
名、募、鄉、勇、百、美、威、伸、者、并、量、加、數、勸、也、查、當、並、所、

駕閘艘大船、亦能拽牌者、仰仗三板脚艇、亦能載多人、以牌勇擊海賊、屢有以逸待勞、惟是海牌三千餘里、畝建平餘、如美於用、時因練鄉勇、給義口粮、如不特任費不貲、此恐民匪莫藉、粵東沿海各村、去藉之民固多、而久家殷實、比比皆是、不少、其中俱有諳正誠實、堪以信任之仲者、伊若有久家、寧不自思保護、而於村表中就民就匪、見同尤為親切、反倩令各方州知沿海地方、各村各牽一二人為領班、教其村之大家、比出力富者出資、貧者募誠實精壯鄉勇、多寡各隨其便、平時令演習技勇、遇盜刈爭赴堵御、此村有警、彼

村殺之中坊御之日官給口粮義塩的優加賞賚均形同
秋塩務亟修項下開銷并將名冊預行抄出咨部外有
御塩務同等不敢以致失事故查出將該衙勇及領班
等分別五經勒於私券之中仍優加賞激勸並以私充
為公而地戶俱成塩壁矣
所轄洋塩而先清土塩地產面有若名口呈報仰殺有塩
風檄查及巡防官武各所設制而七餘支防設以要面
舟楫之交多有奏藉奸民設以捕魚為名或於塩壁
等地充船考驗浮匪句通賊風送信查不准為於
通塩販貨船出口時中件販貨物止需出船仍勒

銀百賸、而諸所於水船洗擦、此等土產、聚散多寡、最難查備、即使查確追捕、而彼水船數目、出港船中不過罟網捕魚、人數已經望而可知、若稱拖拉網、不能拖網者望而可知、直稱多百州和、於所屬通海港道、沿村莊、逐一廣勘、先行會同貼說、如查一面、此項漁船、去駛除、裡所生出、尺以內、出毋方查禁外、其裡所生出、尺以內、船名長二丈以外、三丈以內、出即雜住、多寡船句、通情、夜收該船編列号數、互義船互保、如領照出海捕魚、出港先赴守台風官查驗、此未船中並無器械、其舵水合未、揭明人數、名不過五、並開出方、准放、入口時、仍令赴汛查驗

船中止有魚斤並參別項貨物方准放行如出不公道查驗即將該船押解元江究辦俾風各兵丁得賄賣放文官失察查出分別治罪未責再遵海船樣設兵尺以外船隻之處以外生意已在捕魚者將該船打毀改造處置法令也出洋水師官兵現在設撥應令協防礮臺口岸地方直省礮臺一百座抵禦方寇而守臺兵丁止許五年給各防堵方免稽留之苦海岸作長港汊岐互溢匯而成登岸之處不必居在礮臺左近左右防堵量地方情形於沿海處處而由該標偏裨營塞派撥官兵專責防守以補炮臺所力之不及至炮臺原設之兵如有疾病回故者須撥補更換

現為防寇緊急之秋、兵力宜多、雖將通省各炮毫兵額、即於本營兵內、酌量加添、其防口哨之船船兵、亦多分派布置、寧溢毋縮、仍令村勇有御勇活例又與多兵以資付委、防範支臻周密、此項兵丁由本營撥防本地礮臺、與配船出海、洋歷風濤、尤有間毋另設給口粮以節費、至餉項費用各多自拨各具摺開送該管道府及附近州知並驗收有經少項替支內省詳奏報、

嚴查各末粮大藥以杜偷漏也查盜匪食用所需惟米粮刻所需者惟大藥、為缺此二項、即難為匪、無此

內地牙商義民利生產侯[illegible]
窒口堵中禁而禁日地產[illegible]民家[illegible]
陸房當者百之一二由商販出紅運法者十之九無州
知生海地方要隘口岸而通數處差兵役日夜伺防
偵緝奸船委官幹員地方官多知及
貴捕巡分路查拿並許居民首告以實伍指法懲
米石出粟或充出兵役知情賣放審明按招即置之重
典委多官多知查拿有效生出禁偷漏之貴典隨
之並令各知每月將有無偷漏之處通知有提防
即行參處以上各條謹將臣愚見不及備陳敷陳仰祈

聖訓所示、妙蒙
鑒允、所有各條內詳細酌宜、臣等仍令將治郡、惟是法
制因宜隨時變通、而辦理尤須力久不懈、此可言者、
仍屬法上考文、臣惟有體聖文武勇毅、竭盡心力、
祗奮勵、無以實效、以仰副
皇上
勤奉
訓誡之意、